

## 唐仲友刻《荀子》遭劾真相

李致忠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谓：“朱子劾唐仲友一重公案，世固鲜有知之者。淳熙八年，唐仲友守台州，领公使库钱刻《荀子》、《扬子》二书，为朱子所弹劾。”其下引述朱熹弹劾唐仲友第六状中相关文字，最后归纳说“可见仲友被劾，伪造会子亦其一节，非专因刻书也。”给人的印象是朱熹弹劾唐仲友，并非专因他刻书，还有他伪造楮币一节。事是如此，但其因刻书而遭劾的真相并没有直接揭示出来。

[康熙]《金华府志》卷十六载：“唐仲友字与政，父尧封，为侍御史，以直言称仕，直龙图阁，朝散大夫。仲友博涉群书，登绍兴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累官判建康府。论时政，上纳其言，再转知台州。兴利除害，政声哗然。俄为同官高文虎所忌，谮于提举刑狱，劾罢。主管建宁武夷山冲道观，开席授徒，学者云集。仲友史学精绝，尤邃于诸经，下至天文地理、王霸兵农、礼乐刑政、阴阳度数、郊庙学校、井野畿疆，莫不穷探，力索而会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该并举。与吕子同居于婺，而独尚经制之学。然天性廉直，与物多忤，仕未通显，托之于论述而终。”读了这段传记文字，我相信谁都会认为唐仲友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中的一位政绩斐然、廉洁奉公、耿介敢言而又怀才不遇的良臣。谁能想到，这样一位被府志吹得“白璧无瑕”的人物，在台州任上竟被朱熹连劾六状，其不顾民瘼、贪赃枉法、骄奢淫逸、弄虚作假、伪造楮币等诸端劣迹，跃然纸上，暴露无遗。因而也就令人想到志书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旧时修志，入志人物记死不记活，因而对已经作古之人，尤其是对那些高官硕儒，因有涉乡邦声誉，故意曲笔描述，隐恶扬善，亦情可理解。但不管怎么舍小节，扬主流，也需要尊重事实。像《金华府志》对唐仲友这样“隐恶扬善”法，那就近乎是颠倒黑白了。

### 一、朱熹弹劾唐仲友刻书的状文

朱熹弹劾唐仲友一共有六状。一是奏为本路诸州人户间有流移去处奏闻事；二是奏为知台州唐仲友违法促限，骚扰饥民事；三是奏为知台州唐仲友在任不公不法事；四是奏为知台州唐仲友诸端违法事；五是朱熹自己为屡奏不报从而乞罢事；六是奏为唐仲友利用犯人伪造假币及开版印制四子书事。南宋孝

宗淳熙八年(1181),浙东大饥,朱熹任浙东提举。熹临危受命,单车就道,救荒革弊,并负起了纠劾地方官员劣迹之责,故有上述累章按劾唐仲友之举。然因唐仲友与丞相王怀为姻亲,故狱虽具却反得释,因而朱熹自己也乞罢请祠。

朱熹六道劾状中,第三、四、六状都言及唐仲友利用犯人蒋辉为其伪造东南楮币及动用台州公使库公款仍用蒋辉等为其雕印《荀子》、《扬子》等四子书事。现将三、四、六状中有关劾其刻书的文字摘录如次(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八至十九):

第三状曰:“仲友自到任以来,关集刊字工匠,在小厅侧雕小字赋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般运归本家书坊货卖。其第一次所刊赋板印卖将漫,今又关集工匠,又刊一番。凡材料、口食、纸墨之类,并是支破官钱。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纈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

第四状曰:“奏为续根究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事件,及藏匿伪造官会人蒋辉实迹,乞付外照勘,伏候圣旨。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与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计价值,还纳本州军资库讫。但其所印凡是一千来本,不知将作何用。伏乞圣察。奏状内第十四项,系藏匿伪作官会人蒋辉诈妄行移首尾情节,伏乞圣慈,详赐省览。此项系仲友舍匿死罪亡命奸人蒋辉,诈妄行移首尾情节,乞赐详览,即知仲友所犯非独赃私小过而已,伏乞圣照。臣窃见仲友本贯婺州,近为侍御使论荐。又其交党有是近臣亲属者,致臣三奏,跨涉两旬,未奉进止。深虑本人狡猾,别有计会。兼恐所司观望,或致灭裂。切乞圣明照察,严赐戒敕施行。具位臣朱熹。”

又“据叶志等供,草簿内仲友以官钱开《荀》、《扬》、《文中子》、《韩文》四书,即不见得尽馈送是何官员。”

第六状又曰:“唐仲友开雕《荀》、《扬》、《韩》、《王》四子印板,共印见成装了六百六部,节次径纳书院,每部一十五册。除数内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后节次送与见任寄居官员,及七部见在书院,三部安顿书表司房,并一十三部系本州史教授、范知录、石司户、朱司法,经州纳纸,兑换去外,其余三百七十五部,内三十部系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系黄坛纸印到。唐仲友遂旋尽行发归婺州住宅。内一百部,于二月十三日令学院子董显等,与印匠陈先等,打角用箬笼作七担盛贮,差军员任俊等管押归宅。及于六月初九日,令表背匠余绶打角一百部,亦作七担,用箬笼盛贮,差承局阮崇押归本宅。及一百七十五部,于七月十四日又令印匠陈先等打角,同别项书籍亦用箬笼盛贮,共作二十担,担旁系差兵级余彦等管押归宅分明。”

又“据蒋辉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内,因同已断配人方百二等伪造官会事发,蒙临安府府院将辉断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务着役,月粮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开书籍供养。去年三月内,唐仲友叫上辉,就公使库开雕《扬子》、《荀子》等印板。辉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雕开。至八月十三日,忽据婺州义乌县弓手到来台州,将辉捉下,称被伪造会人黄

念五等通取。辉被捉,欲随前去证对公事。仲友便使承局学院子董显等三人捉回。仲友台旨:‘你是弓手,捉我处兵士,你不来下牒捉人。’当时弓手押回,夺辉在局生活。至十月内,再蒙提刑司有文字来追捉辉,仲友使三六宣教,令辉收拾作具入宅,至后堂名清属堂安歇宿食。是金婆婆供送饭食。得三日,仲友入来,说与辉,称:‘我救得你在此,我有些事问你,肯依我不?’辉当时取覆仲友,不知甚事,言了是。仲友称说:‘我要做些会子。’辉便言:‘恐向后败获,不好看。’仲友言:‘你莫管我,你若不依我说,便送你入狱囚杀。你是配军不妨。’辉惧怕台严,依从。次日见金婆婆送饭入来,辉便问金婆婆,如何得纸来。本人言:‘你莫管,仲友自交我儿金大去婺州乡下撩使笔头封来。’次日,金婆婆将描模一贯文省会子样入来,人物是接履先生模样。辉便问金婆婆。言是大营前住人贺选在里书院描模,其贺选能传神写字,是仲友宣教耳目。当时将梨木板一片与辉。十日雕造了。金婆婆用藤箱子乘贮,入宅收藏。又至两日,见金婆婆同三六宣教入来,将梨木板一十片,双面,并《后典丽赋》样第一卷二十纸。其三六宣教称‘恐你闲了手,且雕赋板,俟造纸来。’其时三六宣教言说:‘你若与仲友做造会子留心,仲友任满带你归婺州,照顾你不难。’辉开赋板至一月。至十二月中旬,金婆婆将藤箱贮出会子纸二百道,并雕下会子板,及土朱、靛青、椽墨等物,付与辉。印下会子二百道了,未使朱印。再乘在箱子内,付金婆婆,将入宅中。至次日,金婆婆将出篆写一贯文省,并专典官押三字,又青花上写字号二字。辉是实方便朱印三颗。辉便问金婆婆,‘三六宣教此一贯文篆文并官押是谁写?’金婆婆称是贺选写。至十二月末旬,又印一百五十道。今年正月内至六月末间,约二十次,共印二千六百餘道。每次或印一百道,及一百五十道,并二百道。直至七月内,不曾印造。至七月二十六日,见金婆婆急来报说:‘你且急出去,提举封了诸库,恐搜见你。’辉连忙用梯子布上后墙,走至宅后亭子上,被赵监押兵士捉住,押赴绍兴府禁勘。”

## 二、需要阐明的两个历史背景

在对上述案情做出科学分析、揭示朱熹弹劾唐仲友刻书真相之前,先要交代两个具体的历史背景:一个是唐仲友在婺州(今浙江金华)老家开有书籍铺;一个是宋代各地、各级政府公使库刻书司空见惯。这两个背景如不先做交代,真相就不易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就难以恢复。

唐仲友在老家婺州市门巷开有书籍铺,以今存其所刻《周礼》郑注可证。国家图书馆藏有宋刻《周礼》郑注十二卷,此本卷三后有“婺州市门巷唐宅”、卷四、卷十二后有“婺州唐奉议宅”等刻书牌记(图一),因知此书为宋时婺州唐宅所刻。此之唐宅,指的当就是唐仲友家宅。

唐仲友的父亲唐尧封,南宋绍兴间进士,又中师儒选。累官侍御史,吏部侍郎,国子监祭酒,直龙图阁,朝散大夫。唐仲友是绍兴二十一年(1151)赵遼榜



图一

进士。其兄唐仲温,字与直,绍兴二十四年张孝祥榜进士,任饶州教授。其兄唐仲义,字与信,绍兴三十年梁克家榜进士,尝任通判。他们父子四人,先后在南宋绍兴中考取进士,可说是满门荣耀。所谓“市门巷唐宅”或“唐奉议宅”,当指的就是他们这一家。[康熙]《金华府志》卷二,记载当地有石板巷、芝麻山巷、柴场巷、螺蛳巷、麻糍巷、斯家巷、庄家巷、赵麻巷、石子巷、小仓巷、酒坊巷、麵务巷、戚家巷、曹家巷、壮城巷、八角库巷、跃龙巷、皂坊巷、上同巷等名称,因知婺州历史上街道有称巷的传统。由此推想,南宋初年唐宅所居的市门巷,很可能指的是某市场门附近的街巷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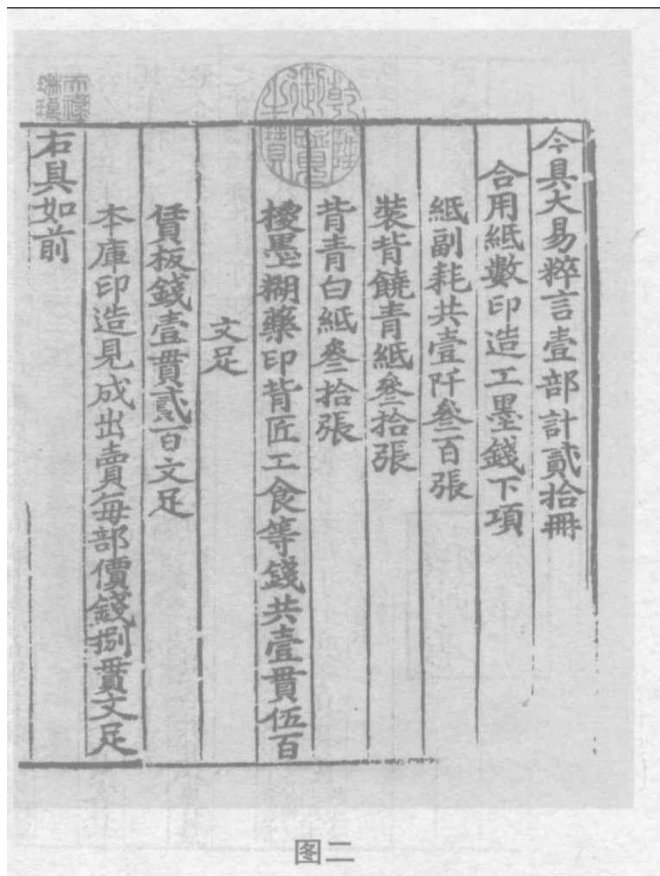
宋代公使库类乎当今的招待所,本职是接待安寓来往的各级官吏。“太祖既废藩镇,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于是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馈,欲使人无旅寓之叹。……承平时,士大夫造朝不赍粮,节用者犹有馀以还家。归途礼数如前,但少损。”(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宋代这种公使库“诸道监、帅司及州、军、边县与戎帅皆有之。盖祖宗时以前代牧伯皆敛于民,以佐厨饌,是以制公使钱,以给其费,惧及民也。然正赐钱不多,而著令许收遗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公使库条》)“若帅、宪等司,则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其实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东南而为尤甚。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账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必数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书为平江守,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厚,一饮之费率至千馀缗。时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总计掇润者,视事不半岁,过例馈送皆至四五万缗,供宅酒至二百馀斛。孝宗怒而絀之,然其风盖未殄也。东南帅司、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近岁,蜀中亦然。其会聚之间,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为准。有一身而适兼数职者,则并受数人之馈。献酬之际,一日而得二千馀缗,其无艺如此。顷岁陈给事峴为蜀帅,冯少卿宪为成都漕,就以所遗元物报之,陈怒,奏其容覆脏本……诸郡皆立额,白取于属县,县敛于民,吏以输之。小邑一岁亦不下千缗,人尤以为怨,谓宜罢互送,而捐遗利,使上下一体,而害不及民,则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同上)可知宋代公使库,名义上是要以公帑接待来往官吏,



实际上却成了所谓公使巧取豪夺、挥霍黎民百姓膏血的场所。为了尽可能满足来往贪官的需要，各地公使库除巧立名目征敛于民外，还从事刻书出版业，创收牟利，以补充招待馈送无底贪婪的黑洞。

事实上，宋代公使库刻书，还真是可以赚钱。如舒州公库所刻曾种的《大易粹言》，卷尾有一纸舒州公使库雕造所广告性的告白（图二），曰：“舒州公使库雕造所。本所依奉台旨，校正到《大易粹言》，雕造了毕。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下为校勘人衔名，略）今具《大易粹言》一部，计贰拾册。合用纸数、印造工、墨钱下项：纸副耗共壹千叁百张；装背饶青纸叁拾张；背青白纸叁拾张；棕、墨、糊药、印背匠工食等钱共壹贯伍百文足；赁板钱壹贯贰百文足。本库印造见成出卖每部价捌贯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贴司胡至和具。杭州路儒学教授李清孙校勘无差。”光凭这纸告白，算不出它的利润比例。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记载旧抄本宋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书前保留着所据抄之沅州公使库刻竣时的广告性牌记。“其一云：‘沅州公使库重修整雕补到《续世说》壹部，壹拾贰卷，壹佰伍拾捌板，用纸叁佰壹拾陆张，右具如前。’其一云：‘今具印造《续世说》一部，计六册，合用工食等钱如后：一印，造纸墨工食钱，共伍佰叁拾肆文足。大纸壹佰陆拾伍张，计钱叁拾文足；工墨钱，计贰佰肆文足。一标梢青纸物料工食钱，共贰佰捌拾壹文足。大青白纸共九张，计钱陆拾陆文足；面蜡工钱，计贰佰壹拾伍文足。以上共用钱捌佰壹拾伍文足。右具在前。’”这样我们即可以粗略算出，大纸 165 张，计钱 30 文足，合每张 0.115 文。大青白纸共 9 张，计钱 66 文足，合每张 7.33 文。以此作为参数，则舒州公使库所出版之《大易粹言》，用纸 1300 张，合钱约 150 文足；装背饶青纸 30 张，约合 220 文足，背青白纸 30 张，亦约合 220 文足，共 440 文足。三项纸钱不足 600 文。再加上 1 贯 500 文棕墨糊药印背匠等的工食钱，1 贯 200 文的赁板钱，总共是 3 贯 290 文，不到 4 贯钱。可是每部出售定价却开到了 8 贯钱，利润在一倍以上。因此，宋代各地公使库竞相刻书。

据记载和现存传本可知：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苏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徽宗宣和四年（1122）吉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欧阳修《六一居士集》五十卷，又续刻五十卷。南宋高宗绍兴二至三年两浙



图二

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出版了司马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此书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绍兴十九年(1149)明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骑省徐公集》三十卷。绍兴二十八年沅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淳熙三年(1176)舒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礼记郑注》二十卷,《礼记释文》四卷,又出版了《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同年还刻印出版了《大易粹言》十二卷。这些书,国家图书馆都有藏本。淳熙七年台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颜氏家训》七卷。九年信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李复沔水集》十卷。十年泉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十四年鄂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花间集》十卷。此外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还刻印出版了《周易注》九卷,《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释文》一卷,筠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苏辙《诗集传》二十卷。国家图书馆亦有藏本。这些都是宋代公使库刻书的实例,足见两宋公使库开展副业、从事刻书,乃司空见惯之事。所谓动用公使库公款镌刊经史诸书,乃至用公款为自己的先人师友刻印专著、文集亦并不稀见。像苏辙的曾孙苏谠到江西筠州做官时,就利用筠州公使库公帑为其曾祖刻印了文集及《诗集传》。只要出书之后不为自己牟利,这在宋代不算贪赃枉法。两个背景作如上交代后,下面再分析唐仲友刻《荀子》等书为什么遭劾,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 三、唐仲友刻《荀子》的遭劾本质

唐仲友在台州任上因刻书而遭朱熹弹劾,本质上不是因为用了犯人为其开版,也不是因为动用了公使库官银付梓。蒋辉虽然是犯人,但发配到台州以后,本来就是要“每日开书籍供养”,唐仲友若是出以公心,宏扬文化,传播学术;或为本州公使库创收赢利,恐怕构不成什么罪过。问题是他用犯人,又用公款,而刻书之后却中饱私囊,这才是事情的本质。

蒋辉本是明州(今宁波)的一位刻字工人,因“同已断配人方二百等伪造官会(纸币,亦称楮币)”而获罪,发配到台州牢城。作为台州知州的唐仲友,对他本该依法严加管教,事实正好相反,唐仲友却乘人之危,对蒋辉采用了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蒋辉继续为他自己雕印假的楮币,前后共印二千六百馀道。这是伪造假币罪,不在本文论列之内。本文所要论列者,乃是他利用蒋辉继续为他开雕书版,印制营私。

前引第六状称:“又至两日,见金婆婆同三六宣教人入来,将梨木板一十片,双面,并《后典丽赋》样第一卷二十纸。”

前引第三状称:“仲友自到任以来,关集刊字工匠,在小厅侧雕小字赋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般运归本家书坊货卖。其第一次所刊赋板印卖将漫,今又关集工匠,又刊一番。凡材料、口食、纸墨之类,并是支破官钱。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纈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可知唐仲友利用犯人蒋辉首先为其开雕的是《后典丽赋》。《典丽赋》是辑选古今律赋而成的书,

宋代先有杨翱所辑《典丽赋》六十四卷、王咸所辑《典丽赋》九十三卷。后来唐仲友又辑成同样之书四十卷,名为《后典丽赋》。收赋起自唐末,止于他所生活的绍兴间。宋朝官员在任,其自己的制作,在自己所在的官署开雕,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开雕之后自己并不从中渔利,因而没人遭劾。唐仲友在自己所职掌的台州公使库开雕自编的《后典丽赋》,之所以遭朱熹弹劾,是因为他将印完装好之书“般运归本家书坊货卖”。而这个“本家书坊”,恰是前边所说在婺州“市门巷”开设的那家唐宅书坊。这是明显的假公济私。因而要连带追究他刻印此书时所用“材料、口食、纸墨之类,并是支破官钱”。

同样,他用公使库公款开雕《荀子》、《扬子》等四书,也不是因为仅用公款就遭弹劾,而是因为印成装好后“除数内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后节次送与见任寄居官员,及七部见在书院,三部安顿书表司房,并一十三部系本州史教授、范知录、石司户、朱司法,经州纳纸,兑换去外,其余三百七十五部,内三十部系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系黄坛纸印到。唐仲友遂旋尽行发归婺州住宅。内一百部,于二月十三日令学院子董显等,与印匠陈先等,打角用箬笼作七担盛贮,差军员任俊等管押归宅。”又“一百七十五部,于七月十四日又令印匠陈先等打角,同别项书籍亦用箬笼盛贮,共作二十担,担夯系差兵级余彦等管押归宅分明。”显然也是将大部分印好的书籍运回老家书坊发卖,中饱私囊。这才是唐仲友刻《荀子》遭朱熹弹劾的真相。所以历史上朱熹劾仲友,罪证很多,就是刻《荀子》也不能简单说成“领公使库钱刻《荀子》、《扬子》二书,为朱子所弹劾”,更不能简单说“仲友以校刻《荀子》等书遭朱熹弹劾得名。”(《中国版刻图录》语)这样说会给人假象,好像朱熹霸道,只许自己刻书,不许别人刻书。

淳熙八年唐仲友所刻《荀子》,所据祖本是北宋熙宁间国子监刻八行本,加之蒋辉这样的能工,所以刻印得十分精良。遭劾后版归南宋国子监,再印就成了南宋国子监本。与他同时,钱佃在江西漕司也据熙宁国子监本翻雕,今海外有此本遗存,而唐刻台州本,国内反无存者。长期以来,多谓当年陈清华藏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即台州本,实为误传。此本当是南宋宁宗嘉定间翻刻台州本,但行款版式仍保留北宋国子监本的格局,仍十分珍贵。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